

悦读

# 《人间任天真》：大地上的书写



蔡皋

阅读提示

《人间任天真》是绘本画家、生活美学家蔡皋的全新语录体散文集。本书收录了作者于青年支教岁月、退休后烟火生活、寻常花木中参悟的藏言小短文，配以怀旧温馨的黑白写真图片，以及精巧灵动的彩色花木插画，呈现人生日常的烟火与妙趣，渗入作者平和淡然、通透达观的人生哲学，让读者在温暖亲切的文字中安放焦躁的心灵、收获前行的力量。本期《新女学》周刊特刊发蔡皋老师的创作谈。



蔡皋

## 太湖学校的6年时光

我一路来喜欢种点什么东西，这种爱好可以说是十几年乡村生活调教出来的。种植的方法五花八门，土法上马，以感觉到绿色的气息为好。一路来我还喜欢画画，我的画和那些植物一样，也是土法上马，利用空闲弄出来的。当植物的呼吸与画的气息有了相互的渗透，显示出从平凡中生长出来的美丽时，我就觉得很幸福。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屋顶，一个做成了植物园的屋顶，自然生出杂七杂八的琐事，把零星琐事写出来，事实上不过是同别人也同自己聊天的意思。语言和文字都是鸟雀一类东西，再灵巧可爱不过，愿借助它们搭起跳板，让我们彼此走近。记，有心记和笔记。我不习惯用电子设备，要想记，还是请笔来记。心中的记忆来得更真切，如无声电影，只有自己的心语为它们添上画外音。

即便如此，要及时搜索某事，亦不易得，仿佛忘光光。偶然遇到某事、某景、某物、某文字，就会勾起来，发现并没忘记，只是需要将相关链接提接起来，所以我还是尽可能多地写几行字，以作链条之用。

人的感觉嘛，就像天空中的云。没有风来吹它，云层厚积。厚积久了，总会变雨。雨一落，天空就松动了。

人的心情跟脚下的小路起起落落，大路换成小路，小路变得亲切，大路说：“你来啦！”声音很硬朗。小路却在你脚下跟绕，嘴里哈哈，叽里呱啦，听不明白，但却声音柔和。

我喜欢走路，这路总会赠人一路新鲜，因为四季的乡村总有新鲜，路看我应该也新鲜，年轻的总有新鲜。

小路引我到了我将在此度过6年时光的太湖学校。

当年每个人冬天会发一些白炭，一个烘笼，一盏煤油灯。在灯下会有备不完的课和改不完的作业，但也会在灯下读书解惑，也会围在一堆烤白炭火。有一次同数学老师刘叙等人讲《战争与和平》，讲《多雪的冬天》。

冬天的休息日会分享好书，分享一盆炭火的暖意。

雪来得真好，雪来的时候，人间物事有蒸腾的烟火气。

学生会拎几个红薯、几粒茶泡子给我。红薯是自己从屋里挑出几个成串的来，茶泡子则是上学经过茶山时从树上剥来的。茶泡子像糯米炸后的样子，雪白清甜，脆生生。

## 春风请我们着笔

回想起读师范的时候校长罗三德先生的问话来，其时他在我的右侧，一边插秧一边问：蔡皋，你说插秧和写文章哪样容易些？当时我想回答却又不好回答的是：当然写文章容易些。

现在我不那么想了。因为各有各难，各有各快，各有各好。关键你要吃得苦，懂得在苦中提取甜来。很多的考试不会停留在纸头笔下，很多的心得并不是靠大脑思索得来。

插田是人的另类书写，在大地上的书写。有的人会认为，在大地的书写才是真正的书写。“一年一度春风来，春风翻开一页，又翻开一页，请我们着笔”，当年的人就这么想。

一个人的笔，一根不成用的竹竿能打捞多少记忆呢？那些鲜活的东西多么真实地存在过，然而又颓然虚幻，人永远面对真实的虚幻和虚幻的真实。

人一边想，笔一边跟，怎么跟都不能如实地烘托出“从前”那空蒙月色之下的乡村、学校与生活。

我究竟是爱那“有”和“有过”的。

往昔之味是干花干草的味，黑白电影的味。看电影是看别人表演，回忆中所有的人物和故事一定定格在当时的环境中，没有几个人物能在各个故事中走动。

即使有，前头的总会退到背景的部分中去，像一碗茶，搅动茶汤的时候，沉在下面的叶子会浮到上面来一小会儿，但还是要沉下去。

生活的长卷在脚下延伸，你不可以信有大笔一挥而就的效果，你得与你的生活恋爱，与你的纸、你的笔、你的调色盒轰轰烈烈或是平淡如水地去爱，你的笔、你的纸、你的颜色才会在碰撞中找到感觉。

我不知不觉已满了68岁，书写这个数字的时候，心里觉得很无奈，怎么这么快咧，我怎么就没有那种“老”的概念呢？人肯定感受不到时光对人的改变的方式和速度的，要是能感受，那还得了。这是时光的慈悲，时光让人不知不觉地在一种不变的感知中改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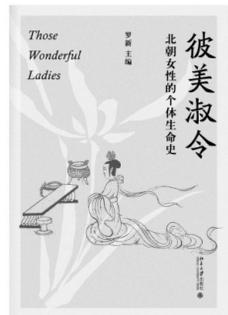
写到这里，天色转青，马路上车辆驰过的声音如同潮水。人在行进的时间中感觉时间，如坐车人看窗外风景，几十年的时光从窗口掠过，掠过，你注视着，爱着，感受着时光地触摸。

啊，时光……亲爱的时光，新年的好时光，我要怎样才能对得起你？想时光里“时”字跟一个“光”字，一下就有了速度。光不仅有速度而且还可以弯曲，书里面讲黑暗中人打开手机手电筒一束光打到夜空中去，若干年后又在某时回到这原来的地方。不知道有没有人去收他某年月里打出去的光束。

人喜欢展望，还喜欢回顾，一段光阴又一段光阴，早上中午、下午傍晚，光阴的投影变长变短变长，人看自己经历如同看风景，角度一变，总是看出变化和好处。

这变化和好处在当下的味道与回味大不一样。当下之味真是新色之味，每天的必做之事，平常衣食起居，油盐酱醋，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人总是觉得新，新米饭，新鲜菜，新日头，新雨水，样样新，日日新。

## 《彼美淑令》



罗新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年6月版

一个多世纪来北朝墓志的出土大大改变了中国中古史料的基本景观，为中古史的新视角和新叙事提供了可能，其中聚焦于北朝女性个体生命史的书写取得了显著进展。《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所收11篇文章，都是利用新出墓志，加上其他类型的石刻史料和传统文献史料，尽力描摹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讲述一个个具体的女性故事，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人生际遇的女性故事，合起来，力图展现一个不同以往的北朝历史画卷。

## 《等待绽放》



丁立梅著 金城出版社

本书记录了一位母亲陪儿子备战高考200多天的心路历程，讲述了一位非常普通的孩子，在基础相当薄弱的情况下，在母亲的陪伴下，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突破自我，奋勇直追，实现高考一个月的完美冲刺，最终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上理想大学的故事。本书对家长和孩子如何备战高考提出了有针对性、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和意见，并对备考这一年家长和考生如何缓解压力、克服焦虑、跨越心理障碍具有指导性与实用性。

## 新书馆

# 好的教育能够打开各种可能性

### ——关注《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新书首发会

## 《浮生绮梦是清欢》：为爱打开一扇窗



张影

《浮生绮梦是清欢》新书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顾建平、《北京文学》副主编张颐雯、《文艺报》副编审行超与作者王忆一道儿与读者分享了新书感悟。

王忆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冬日焰火》《夏日秋千》，短篇小说集《不虚此行来看你》，诗集《王忆诗选》等，其中《冬日焰火》荣获第八届上海好童书奖，《夏日秋千》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王忆荣获第三届中国青年诗人奖、第十届中国金鹰文学奖，2023年入选江苏省作家协会“文学苏军”新力量青年作家。

本书中，收录了作者近两年创作的20篇短篇，有的思考爱情真挚如《清晨大雨》《机遇》，有的探秘人心幽微如《浮生绮梦是清欢》，有的思考亲情冷暖生活真相如《七里巷》《老藤椅》等。王忆延续以往的细腻书写，用温柔的笔触谈及日常生活中的角色落落，用冷静的眼光观察凡夫俗子的喜怒哀乐，以恰到好处的温暖记录着自己对世界的思考。

新书发布会上，读者们现场观看了王忆的生活视频，也目睹了她打字之艰难，但轮椅可以困住她的身体却困不住她自由的灵魂。正如顾建平老师所评价，王忆的写作是“一种借助于想象力、感受力、审美力，一种创意的写作”，她的小说中“有坦然的真诚，有健朗的爱”。张颐雯老师则分享了王忆小说作品丰富的选材、对生活贴切的表达和分寸感，她与读者分享了她对轻与重、健康与残疾、幸福与不幸的思考。行超老师则就王忆小说的都市题材、语言幽默有活力以及小说表达主题的独具一格等方面进行了分享。三位嘉宾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了作者其人，也更清晰地感知到了新书之妙。

阅读提示

在社会流动的大潮中，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子，常被冠以“小镇做题家”的标签。这个称呼流露出的无奈和自嘲的情绪，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爱磊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2013年起，他着手展开对近2000名高校学生的追踪研究，以及对100余位高校农村籍学生的深度访谈，试图还原“小镇做题家”在社会流动中的真实故事，并深入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实习生 贺雅慧

近日，谢爱磊携新书亮相单向空间·郎园station店，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程猛一同探讨“小镇做题家”的过去与现在，以及教育的力量如何影响这一群体的命运。

《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一书是谢爱磊多年研究的结晶。他通过对高校农村籍学子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全面分析了这一群体的家庭背景、学业表现、社会适应与就业出路等情况。书中不仅包含丰富的数据和事实，还充满了生动的案例和受访者的真实口述，呈现了农村与小镇青年在社会流动中的内心挣扎与成长。

## 解读“小镇做题家”

“小镇做题家”一词自疫情前后开始流行，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公众大多把“小镇做题家”定义为：出身农村或者小镇、擅长应试、通过高考获得成功、缺乏视野和资源的学生。随着社会舆论的发展，“小镇做题家”群体面临标签化问题，他们被认为视野狭隘、只会做题，却依旧得不到理想的工作。

十余年来，谢爱磊持续关注农村教育问题，通过自身经历和学术研究，试图解读“小镇做题家”群体的命运。媒体对“小镇做题家”的报道偏向负面，但谢爱磊认为这并非完整的故事。他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小镇做题家”并非擅长做题，而是因为社会结构和教育制度的问题，使得他们的发展路径受到限制。

在首发会上，谢爱磊提到，比起个人能力的欠缺，农村学生更多面临结构性的困境，比如缺乏优质师资和升学机会。如果不假思索地把这一群体称为“小镇做题家”，可能会遮蔽他们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使“小镇做题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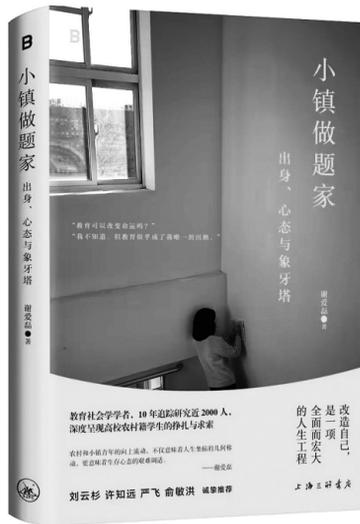
成为一种刻板印象；而这一刻板印象容易被农村学子内化，被他们视之为一中不可改变的命运。刘云杉则认为：“‘小镇做题家’的自嘲不仅局限于少数人，而是共同的议题，这个共同的议题反映了结构的问题，反映了教育大众化背后的一些问题，也反映了时代的某种困境，即悬浮在各种传统、各种具体地域之上的抽象的全球资本主义背后的抽象体系对人的异化。”

《小镇做题家》一书中包含了丰富的案例和生动的描述，呈现了农村和小镇学生在大学里的真实生活。通过这些案例，读者可以深入了解这一群体面临的挑战和成长，以及他们对“小镇做题家”这一身份的反省性思考。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研究成果，更是对农村和小镇学生命运的深刻思考和呈现。在首发会上，程猛提到：“这本书某种意义上是反我们以往对于‘小镇做题家’的一些污名化、简单化、刻板化的想象。”

## “小镇做题家”的独特思考

谢爱磊强调，“小镇做题家”并非被动接受的标签，而是这些学生自己的主观建构。他通过访谈和研究，深入挖掘了这些学生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经历，试图还原他们的真实故事。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农村和小镇学生在大学中经历的种种困境并非个体问题，而是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的困境。教育体制的单一性和社会流动的困难使得这些学生在求职和生活中面临更多挑战。因此，他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学生的主观体验和反思，试图为这一群体争取更多关注和理解。

令谢爱磊欣慰的是，精英大学的农村学生们并未自怨自艾，而是在不断反思和探索中成长。在首发会上，谢爱磊提到，当“小镇做题家”这个名词出现的时候，其实里面掺杂了很多自嘲的成分，而这恰恰说明年轻人在



反思自己的过往经历，也说明这些年轻人在成长。而他相信经过慢慢地成长，他们一定可以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自愈，可以以另外一种角度看待这个阶段。

谢爱磊在书中提到，“小镇做题家”一词或多或少带了反思、协商的成分。他认为，这一代学生在成长经历中所产生的一些复杂的情感，会催生他们一些独特的思考，例如他们可能会对正在经历的教育系统、绩优主义的想法，以及当前的社会结构有一定的思考，分析目前经历的教育系统，最终怎样影响他们的生命历程。

而这正是谢爱磊的研究想告诉大家的：“不要被这个时代的节奏牵着走，不要用单一的成功学标准衡量自己，觉得一定是怎么样才是成功，一定是怎么样才是失败。而在宏大的历史背景当中，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变化的指向，可能就会有一些可能的社会工程，恰恰可以促成一些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体制的改革，农村和小镇学生的命运也正发生变化。谢爱磊希望通过这本书，引起社会对“小镇做题家”这一群体的关注和关心，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的实现。他相信，只有通过农村和小镇学生命运的深入了解和思考，才能找到更好地解决之道，让每个学生都能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 《我从山中来》



谢玉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部关乎成长的自传体小说。一部来自真实的力量型小说。主角谢道难出生在曾国藩的故乡，家境极为贫寒，个人极为眼馋，从落难知识分子那里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学业优异，本可升入县内最好中学，因父亲意外去世，只能就读乡村中学，在极为困难与痛苦的境况下，坚持学习，参加高考，并在复读后成为文科状元，考入大学。

## 《鲜花人类学》



刘凤胡著 商务印书馆 2024年5月版

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当第一个远古人类惊异于花的美丽，将它线条刻划在石头器物上时，人们便建立起与这种自然造物之间的羁绊。回顾人类文明史，花的踪影从未缺席。花的用途极为广泛，它不仅是带有宗教和社会象征意义的符号，也是诸多建筑、纺织品、绘画和诗歌中的永恒主题，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学元素和情感载体。著名人类学家杰克·古迪在这本书中着意解读花在人类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古迪以鲜花为棱镜，探讨花和花卉在数千年人类文化发展中的符号象征意义和价值，充分体现了他在跨文化比较时所展现的历史意识和闲情逸致。

(景杉 整理)